

蘇聯兒童文學叢刊

藍杯

著 爾 達 蓋
譯 民 俚 李



啓明書局印行

蘇聯兒童文學叢刊
藍 杯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出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	價				
原	著	者	蓋	達	爾
譯	述	者	李	佺	民
出	版	者	小	主	人
發	行	所	啓	明	書
					局
			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		
經	售	處	全	國	各
			大	書	局

本書編號：275

藍 杯

蓋達爾 著
李 佺民 譯

那年我恰巧三十二歲，瑪柳霞是二十九歲，我們幼小的薇娜才六歲半。

我們假期剛逢盛夏。我們在遠離莫斯科的鄉下租了一所小屋，以便度過這最炎熱的一月。

薇娜與我本來商量一起去釣魚、游泳、到樹林裏去採摘蘑菇和野栗子。可是到那兒後的第一件事，却是整理和裝飾我們的環境，我們不但要去掃除院子，修理朽舊的籬笆，而且還要豎起木柱敲上釘子，拉起晒衣服的繩子。我們不久就厭倦了這些瑣碎的事。但是瑪柳霞還是不斷地想出新的花樣來，給她自己忙，而且也迫着我們一起忙。

直到第三天傍晚，我們才把一切弄舒齊了。可是我們三個剛想到

外面去散步時，却來了一個客人，他是瑪柳霞的朋友，北冰洋飛行員。

她們坐在後園的櫻桃樹下，談了很久很久。爲了解除我們的失望，薇娜與我就跑到院子裏的棚架下，在那兒削了一個木頭的風車。暮色朦朧時，瑪柳霞叫薇娜去吃牛奶，然後又叫她上床去睡覺。她自己呢却與那飛機師一起上車站去。

走了瑪柳霞使我感到很乏味。薇娜也不高興獨個兒睡在空房子裏。所以我們從碗櫥裏拿了一杯麵粉，用沸水調了些漿糊。

我們把彩色的紙條貼到風車上去，把它糊得光光的非常鮮豔奪目。然後從滿蒙着塵埃的閣樓，爬到屋頂上去。

從屋頂上，我們爬着的地方，可以看到鄰家的庭院。門廊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熱汽騰騰的水壺，桌傍坐着屋主人——一個跛脚的老頭

兒。他在彈巴拉拉卡（註一）給圍在身傍的一大羣男女孩子們聽。

忽然，一個老太婆蹣跚地從陰暗的門裏冒了出來。她噓噓作聲趕走了孩子們，罵着老頭子。然後又拿起了一塊抹布，不斷地用它打着水壺，想叫壺裏的水沸騰得快些。

我們看了她那滑稽的動作不禁大笑起來。一陣陣微風吹來，我們想：它一定會吹動我們的風車，使它旋轉起來。假使周圍的孩子們看到這個，一定會紛紛跑到我們的屋邊來瞧風車的。這樣，我們就可以有玩耍的伙伴了。只要捱過今天，明天就可以想出新的玩意來啦。我們可以替那只住在潮溼的地窖附近的青蛙，掘一個很深的洞，或者就向瑪柳霞要些粗線去放風箏，放得它比堆乾草屋子的屋頂還要高。

或者明天一清早我們就把划艇扛出去。我可以划槳，瑪柳霞掌

舵，讓薇娜做船上的乘客。我們可以一直朝上游划去，直到那鄰居們說過的河邊有二棵空心樺樹的大樹林傍去。我們隔壁的一個女孩子曾在那空心的樺樹裏採到三只很好的香菇，但可惜都給蟲咬過了。

忽然，薇娜拉拉我的袖子。

「看，爸，」她輕聲說道。「那不是媽咪來了嗎！我們得留神，不然會捱罵呢。」

真的，瑪柳霞沿着籬笆傍的鋪道走來了。我們不提防她這樣快就會回來。

「快伏下來，」我對薇娜說：「也許她還沒有瞧見我們哩。」

可是，瑪柳霞一抬頭就立刻瞧見了我們。她在下面喊道：

「你們這淘氣的一對，爬在屋頂上幹什麼呀！現在外面的空氣很潮溼；而且薇娜早該上床去睡覺了。一等我不在家，你們就做起淘氣

第二天早晨，新的不如意又加到我們頭上來了，我們剛醒過來，瑪柳霞就氣忿忿地走到床邊。

「快些招認，你們兩個做不出好事的淘氣的孩子！誰把我碗櫃裏的藍杯子敲碎了。」

這當然不是我。薇娜說她也沒有敲碎過它。我們相互瞧了一瞧。我們都想：這次瑪柳霞對我們真的太過分了。

但是瑪柳霞還不肯相信我們的話。

「杯子。」她說：「不是活的，它沒有生腳，決不會從櫃裏自己跳下來。何況昨天屋子裏除了你們二個，沒有別人。分明是你們敲破了，還不肯招認。虧你們不害羞，同志們！」

用過早餐。瑪柳霞忽然打扮得整整齊齊地到鎮上去了。薇娜與我垂頭喪氣地坐在屋裏。

外面正是划船的好天氣。

太陽在窗外窺視着我們。林蔭道上，小鳥兒跳着叫着。小雞在朽舊的籬笆下鑽來鑽去覓食。只有我們二個覺得垂頭喪氣。

「罷罷，」我叫道：「昨天我們被人家趕下屋頂來，幾天前我們找到的空煤油聽子被她奪了去；今天爲了一只舊的藍杯子，雖然我們根本沒有敲碎它，她却狠狠的罵了我們一頓。難道這算是愉快的暑期生活麼？」

「當然不是囉，」薇娜也忿忿不平地說道：「這是最悲慘的生活。」

「你想應該怎麼做，薇娜？穿上你那套粉紅色的衣服，把火爐後我底背包拿來！放進你的蘋果和煙草，再放一包火柴，一把小刀，一大塊甜麵包，讓我們離開這兒！我們寧願去流浪，讓我們底兩腿任意

走去，帶我們到那兒就是那兒。」

薇娜默默地想了一會兒問道：

「你底兩腿會帶你上那兒呢？」

「我們的腿會帶我們一直到——你瞧，從窗中看出去，房東太太的母牛不是在那兒吃草嗎？就向那黃色的樹林走去。那林子後面是一個鴨子覓食的小池，小池後面是用水力轉動的磨坊。磨坊後面呢，是滿生着樺樹林的小邱，小邱後面是什麼呢？我可不知道啦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薇娜同意道：「讓我們拿了麵包蘋果與煙草。可是你還得拿一根又長又粗的棒；因為路上有一只惡狗，它叫做雷克斯，很兇很兇。鄰家的孩子們告訴我，它曾經把一個路人幾乎咬個半死哩。」

我們把所有需要的東西都放到背包裏。關閉了全部的五扇窗子，

把前後二道門也鎖上了。然後把鑰匙藏在門廊下。再會了，瑪柳霞，你高興說我們什麼都可以：但總之，我們沒有把你的藍杯子敲碎過。

剛到門外就碰上了榨牛奶的女人。

「你們要牛奶嗎？」她問道。

「不，嬌嬌，我們什麼也不要。」

「可是我的牛奶很新鮮，才榨的哩，我自己養的乳牛呀。」榨牛奶的女人不高興了。「當你回來時，才會懊悔也來不及的。」

她的牛奶在桶裏晃盪着發響。她慢慢走開去了，她怎麼會知道：我們要走得很遠很遠，而且也許永遠不回來了呢！但是，這是件祕密的事，這是誰也不會知道的。

一個曬得烏黑的小孩子，騎着自由車經過。接着又碰到一個胖

子，他披着短衫啣着煙斗走過去。他大概是到林子裏採磨菇去的。一個女孩子才從溪水裏洗浴回來。金黃色的頭髮還是溼漉漉的。可是我們沒有碰到一個熟人。

我們經過幾個菜園，到達林子裏長滿了毛茛的草地上。那兒，我們脫去了鞋子，光着腳循着那條溫暖的小路，通過草地向磨坊走去。

忽然，我們看到有人拚命向我們跑來。他彎着腰跑着，幾乎把身子摺成了二疊。一塊塊的泥土，不斷地從柳樹叢後面飛出來追着牠。

我們覺得很奇怪。這算什麼意思呀？可是薇娜的眼睛很尖，她停下來說道：

『我知道逃跑過來的是誰，那是森加·葛里金。那個小孩子，就是住在門前種蕃茄的屋子底左手隔壁的，那塊種蕃茄的園地，常常有人家的豬闖進去的。』

森加跑近我們時，就停下來了。他拿起那只上市場去買物的布袋，揩他的眼淚。

「森加，爲什麼你要這樣沒命地跑着？爲什麼樹叢後面有泥塊飛出來打你？」我們問道。

森加回過頭來說道：

「祖母叫我到集體農場的雜貨舖裏去買鹽。可是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巴舒加·布加舒金在磨坊上看到了我。他想狠狠打我一頓。」

薇娜瞧着他，這真是不得了啦。

難道蘇維埃國土上沒有法律了嗎？好端端上集體農場雜貨舖買鹽去的人，竟會無緣無故地遭到人家攻打。

「和我們一起走，森加！」薇娜說道：「不要怕他，我們也是上那兒去的，讓我們保護你。」

我們三個人就出發穿過那柳樹叢。

「喏，那裏就是巴舒加。」森加說着就躲到後面去。

在我們的面前就是磨坊。一輛貨車停在傍邊。在車子下面躺着一隻毛茸茸的小狗，頸上掛着銅牌。

那隻小狗的一隻眼睛閉着，另一隻眼睛却張得大大地，在監視着那沙地上忙碌地啄食着麥子的雀子。在雀子傍邊赤膊的巴舒加正坐在地上啃胡瓜。

巴舒加對我們的到來毫不吃驚。他把吃剩的胡瓜丟給那隻小狗，對什麼人也不看一眼地說道：

「浪蕩！那兇惡的法西斯蒂，小白軍森加來啦，等着瞧我底顏色，你這倒霉的法西斯蒂，我正要與你算清賬哩！」

巴舒加很熟練地向沙地上唾了一口，那口痰吐得很遠。於是，那

隻一聽到這幾句話的毛茸茸的小狗，尖聲吠叫起來。受驚的雀子亂轟轟地飛到樹上，我與薇娜走近了他。

「等一等，巴舒加，」我說：「也許你弄錯了。他既不是法西斯蒂，也不是小白軍，他只是森加自己。他是住在那門前種蕃茄的屋子的隔壁的。那塊蕃茄田就是豬常常要闖進去的……」

「橫豎都一樣，總之他是一個小白軍。」巴舒加堅持道：「假使你們不相信，我可以把事情的底細完全告訴你們。只要你們願意聽。」

自然啦，我與薇娜是非常願意聽清楚事情的始末的。我們就在巴舒加對面的一段木頭上坐下來。那毛茸茸的小狗「浪蕩」躺在我們腳旁的青草上。可是森加不肯坐下來，他跑到貨車後面憤怒地叫道：

「好的，把全部事情告訴他們。把人家怎樣打痛我的頭也告訴他

們。你以爲沒有打痛麼？你自己倒試試看？」

「德國有一個市鎮，」巴舒加平靜地開始道：「叫做德勒士頓。一個猶太工人脫離了法西斯蒂，從那鎮上逃出來。他逃到了我們這兒。跟着他的還有一個小女孩叫裴莎。那工人就在那磨坊裏做工。小裴莎就常和我們在一塊兒玩耍。但現在她不在這兒，她剛剛上那裏林子邊去買牛奶。前天我們在一起玩棍球——裴莎，還有車子後面的那個傢伙——森加，我與別一個男孩子。裴莎的棍球打出去，恰巧打在森加の後腦瓜上……」

「不，剛剛打在頭頂！」森加在車子後面叫道：「我眼前迸出星來啦，她却不住的笑哩！」

巴舒加繼續說道：「就算如此，她把球打在森加這傢伙的頭頂上，起初森加想打她，可是漸漸地他軟化下來了。他摘了片牛蒡葉貼

在頭上，又重新開始打球。但那時，他就想欺騙別人啦。他站得離木柱很近，一下子就用力擊中了木柱。」

「你說謊！」森加從貨車後跳出來叫道：「是你自己的小狗，『浪蕩』，是牠用鼻子把這球推到木柱旁的。却反而來說我不好！」

「你不是在和小狗『浪蕩』玩球，你是在與我們玩呀。你可以把球放回原處的呀。於是，他把這個球投了出去。可是裴莎却一棍把那球打到遠遠的蕁麻叢裏去了。不料森加忽然生氣地爬上圍柵向她喊叫起來：『你這呆子，你這小雜種，滾回到你們德國去！』裴莎知道俄語的『呆子』，卻不懂什麼叫『雜種』，因此她問我道：『雜種是什麼意思呀？』我不情願告訴她。只是叫森加趕快閉口。不料他反而惡意地愈喊愈響。我就跳過圍柵去追他。他躲到樹叢中去了。當我回來時，裴莎的球棍已丟在草地上。她自己却坐在木料堆的後面去了。